

新中国第一批邮递员、省第一批三等劳模凌明煌动情诉说70载“邮政情”：“这份事业，让我感到无比幸福”



凌明煌老人享受幸福晚年。通讯员黄霄 摄



劳动模范获奖奖状。

通讯员王薇、俞劲松报道 几天前,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绍兴市分公司退休职工凌明煌,前往越城区人民医院看病,站在医院大楼往下望就是绍兴市分公司大院,看到几辆新能源投递车正在公司进进出出,他不由地感叹道:“变化真大呀!”

今年93岁的凌明煌,是新中国第一批邮递员、省第一批三等劳动模范。1980年退休前,他用脚步、用自行车,丈量着绍兴的大街小巷,将一封封信件、一张张汇票、一份份报刊杂志送到千家万户……

70年间,细数回味“邮”故事

“7月19日早晨6时30分,十几部脚踏车飞一样踏进了火车站月台,等小伙伴们准备停当,从上海方面来的213次列车很快到站了。下车的旅客才刚刚检票,十几部脚踏车已经满载着邮袋飞奔而出……”

这是刊登在1959年7月29日绍兴某报上的一则新闻内容。凌师傅翻开那份他收藏的早已发黄的旧报纸,工作的往事在他眼前徐徐浮现。

当时,记者报道的是邮电局绍兴

市投递小组24名投递员的故事。凌明煌是小组长,作为投递员,每天清晨,他们在接到从火车上运载而来的报刊信件后,就要马不停蹄地展开投递。

凌明煌是绍兴市郊凌家山村人,

1946年,刚满20岁的他从田间地头走进了电信公司,成为一名电报员。1951年,绍兴邮政、电信合并,成立了绍兴邮电局。从此,在投递一线,凌明煌一干就是30年。

30年投递生涯里,凌明煌记不清有多少封“死信”(因地址不清或无接收人等原因,而投递不成功的信件)通过自己的努力“复活”了,有一件事情一直记在他的心里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凌明煌拿到一封从武康县(后并入德清县)寄来的信,上面写着“绍兴市大行桥步鞍弄,交张×同志请转交莫宝华同志收拆”。信上没有写门牌,当时的绍兴也没有“大行桥”和“步鞍弄”,凌明煌根据谐音猜测可能是大云桥和普提弄,便挨家挨户去找,但几次无果。按照邮政投递的规矩,这样的信件,只要盖上“查无此人,退回原处”的印章即可,但凌明煌却不想放弃。他抽出空闲时间,专门拜访了一趟当地的居委会主任,主任告诉他,这里原本有一个姓莫的居民,但名字不叫“宝华”。

有了自行车后,送信效率变高,但信件量也与日俱增。凌明煌记得,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因为汇兑业务发展,每天投送的汇票就有很多。同时,为了及时将党和国家的政策传播出去,当时的邮电局对于党报的投递时限也有着严格的规定。为了能够在每天上午11点前投送完各级党

报党刊,凌明煌和伙伴们经常推迟午饭时间。

有一天,凌明煌前往都泗门送信,骑车上坡时,正好与一辆农用拉货车相撞,被医院诊断为脑震荡。但没休息几天,闲不住的他又骑着自行车送报信去了。

30年投递生涯里,凌明煌记不清有多少封“死信”(因地址不清或无接收人等原因,而投递不成功的信件)通过自己的努力“复活”了,有一件事情一直记在他的心里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凌明煌拿到一封从武康县(后并入德清县)寄来的信,上面写着“绍兴市大行桥步鞍弄,交张×同志请转交莫宝华同志收拆”。信上没有写门牌,当时的绍兴也没有“大行桥”和“步鞍弄”,凌明煌根据谐音猜测可能是大云桥和普提弄,便挨家挨户去找,但几次无果。按照邮政投递的规矩,这样的信件,只要盖上“查无此人,退回原处”的印章即可,但凌明煌却不想放弃。他抽出空闲时间,专门拜访了一趟当地的居委会主任,主任告诉他,这里原本有一个姓莫的居民,但名字不叫“宝华”。

这条线索给了凌明煌信心,他写信给武康县的寄信人,对一些信息进行核对。最终,他找到了真正的收信人——名叫莫树堂的老人。原来,这位老人的女儿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家人失散了,抗战胜利后,老人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女儿,均无果。这封信,让失散十几年的父女重新团圆。

这件事让凌明煌一直很感慨。“我们这份工作,承载着许多亲人间的联系,所以无论什么时候,我都认真仔细地把信送到。”

事实上,几十年的投递生涯里,凌明煌不停地感受着这份普通工作的意义,从他手上送出去的,有上级对下级的重要指示,有来自边疆的建设消息,有儿女给母亲的安慰,有妻子对丈夫的思念……

作为小组长,凌明煌也积极照顾着小组成员。每逢雨雪天,他总会在办公室里生好一个火炉,让投递回来的同事们取暖烘衣。夏天,他则在清晨起来烧好水,凉好了放在桌上。

1951年,因为工作表现突出,凌明煌被评为省第一批三等劳动模范。

70年后,感慨巨变“邮”幸福

虽然已是耄耋之年,但凌明煌的健朗,让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惊叹:耳不聋,背不驼,声音洪亮,步伐稳健。凌明煌把这归功于年轻时每天投递工作健步骑行。

凌明煌的家约50多平方米,两居室,不大的空间里,客厅处的毛主席像、两口大的老式木制自鸣钟尤为显眼。生活中,凌师傅照顾着90多岁、体弱多病的妻子。“平时就我们两个在家,子女有空了就回来看看我们,不需要保姆,我自己能照顾她。”凌明煌说。

退休后的凌明煌一直保持着深居简出的习惯,但每次走到家附近的延安路上时,他总会朝着宽阔的马路望上一眼,几十年前,自己用脚步丈量的小道,如今车流不息,时不时总有一抹邮政绿穿梭期间,让他心头萌生一股亲切的暖意。

凌明煌说,1980年他退休时,自行车还是紧俏物件。30多年了,邮政电动车、新能源汽车、邮政飞机等投递运输新型工具层出不穷。而当初24人的投递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389人的“邮递小哥”手中,一如既往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,做好精准精细投递。

“爸爸,我们邮政储蓄银行在香港上市了!”

“爸爸,2018年中国邮政连续8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!”

“爸爸,湖州安吉那边的深山邮路都用无人机投递了!”

同样在邮政退休的小女儿总能给凌师傅带来邮政的新消息,而这些邮政的巨变让他感慨,也让他激动。

“我是旧社会的苦孩子,正是因为党和国家的关心,因为这份事业,让我感受到无比幸福。”1954年,作为绍兴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的凌明煌在发言时深情地说。从泥土地里走出来,一辈子辛勤工作,如今能有这样安宁的生活,凌明煌直言很幸福。

至今,凌明煌还保存着许多值得纪念的物品:两枚劳模勋章、1951年被评为省劳模时和其她劳模的合影、他作为投递小组长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……闲来无事,他都会拿出来翻看,凌师傅由衷感叹:“这辈子干邮政投递,我觉得真光荣!”

德清农家姐妹 21年的“国旗情”

通讯员王力中报道 雄壮的国歌响起,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一农家小院里,农妇朱来娣向前半步走,把攥在手里的旗子两角用力甩向空中,姐姐朱林仙慢慢地拉着旗绳,姐妹俩目送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旗杆旁,60多位村里的党员、干部、周边邻居以及朱来娣的亲人,唱着国歌,昂首注目。

昨日清晨6时30分,在蒙蒙秋雨中,这肃然起敬的一幕,又出现在这户农家小院里。这是朱来娣坚持了21年的“家规”,从1998年开始,每逢国庆,她就会与家人一起在自家院子里庄严地升国旗,浓浓的爱国之情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,成为小村一道特殊的风景。

“来来来,新中国母亲的生日面吃一碗。”升旗完毕,朱来娣姐妹热情地邀请大清早赶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进屋吃面。

“参加她家的升旗仪式已经有四五年了,她们不简单,我作为一名退伍兵,深受感染。”村干部陈李伟说。

一位普通的农妇,为什么有如此执着的举动?

朱来娣道出缘由,这都是受到姑父的影响,已经去世多年的姑父曾是抗战老兵,在枪林弹雨中受过伤,复员后就回到家乡,过着普通的生活。

朱来娣兄妹6人从小喜欢听姑父讲打仗的经历,那些奋勇杀敌、保家卫国的故事,深深烙印在他们兄妹心里。“我从小就向往当兵,对军人、红旗特别有感情,读书时看到同学升国旗,心里特别激动,总会对升旗手羡慕不已。”朱来娣娓娓道来。

1998年,在外地办家具厂的朱来娣,看到附近有些企业门前升国旗,这让她怦然心动。当即也在自家厂前升起了一面国旗。后来,企业搬回家乡沈中坞村,许多东西都扔下了,唯独国旗没有落下,还专门制作了不锈钢的旗杆。

“每天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,我心里踏实,更觉得自豪!”朱来娣笑着说,开始也有人说她坚持不了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,每年都看我升国旗,大家不仅不说,还跟着也在家门口做起旗杆,挂起了国旗。

已经62岁的三姐朱林仙笑着说,“以前都是看妹妹升旗,后来干脆就让老公在家门口竖起了旗杆,至今升挂国旗也有五年了。如今,嫁到外县的老四,也养成了在家门口挂国旗的习惯。”

朱林仙的丈夫李连荣当过兵,是名共产党员,对五星红旗感情更深。“旗杆换了好几次,升旗的地方也调整了三次,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。”

2016年9月20日,朱来娣姐妹三人带着83岁高龄的老母亲,第一次到北京天安门观看了升旗仪式。“这是我的梦想,升了这么多年的国旗,那一次是真正看到军人标准升旗,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!”朱来娣激动地说。

“她平时爱看战争片,看到中国军人为保卫国家献出生命,就会忍不住流眼泪。”丈夫王金满插话道,在他眼里,妻子不仅持家有道,爱国更甚。这些年来,他对妻子的做法打心里支持。“我还建议他们升国旗要有标准动作,专门找视频资料全家学。”

从去年开始,朱来娣就督促已经接管家具厂的儿子,入党申请书,积极向党组织靠拢,争取早日入党。“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,自己不是党员,希望儿子能完成自己的心愿。”

21年来,朱来娣的住处换了好几次,但她的爱国情没有变。她说,要将这个家规传下去,等到自己升不动国旗了,就让儿子、外甥来传承。

用歌声向祖国告白



70岁的劳模陶宝荣感叹70载发展巨变:

“我骄傲! 我与新中国共成长”

记者张浩皇报道 “能和新中国共成长,我感到很骄傲。”出生于1949年的省劳模陶宝荣,与新中国同龄。70年沧海桑田,新中国风雨兼程,而陶宝荣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,如今他感慨万分,“虽然年轻时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日子,可伴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,如今的生活是越过越有滋味。”

1949年,陶宝荣出生在宁波,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他喜欢读书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18岁的他从初中毕业,便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,“特殊时期没有继续学业,这也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”陶宝荣说。

尽管如此,两年后,陶宝荣毅然响应国家发出的上山下乡号召,插队到黑龙江,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奋战了10个年头,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洒在了广袤的农村大地。下乡插队期间,陶宝荣干过农活,开过拖拉机,还在当地当过两年体育老师。

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,在陶宝荣的记忆中,改革开放后,宁波床单厂的效益日渐向好,由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,宁波床单厂原来的厂址产能不足。为了满足订单需求,床单厂在一公里远的地方扩建了一个生产车间。陶宝荣说,床单厂的布料印染有很多道工序,在原厂址生

产完上一道工序,陶宝荣和工友们便将半成品拉到新车间进行下一道工序生产。“当时没有汽车,所有的产品都靠人力三轮车,骑行的道路中间还有几个上坡路段,蛮吃力的。”陶宝荣说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,宁波床单厂开始向国外出口产品,“当时我们生产的棉被单出口到了日本等国家,很受欢迎。”陶宝荣说,此时他的岗位也由负责运输调到了仓库管理,“当时有很多集装箱卡车直接开到仓库拉货,不管是深夜还是白天,一派繁荣景象。”陶宝荣回忆道。

在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下,宁波床单厂的生意蒸蒸日上,“最

鼎盛的时候,公司职工有1500多人。”伴随着工厂不断发展,陶宝荣个人也迎来了事业上的“春天”。由于工作出色,陶宝荣在1986年被评为宁波市劳模,1987年被评为浙江省劳模,并在第二年被评为纺织部劳模。

退休后的陶宝荣过起了双城生活,一年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宁波,一半时间生活在上海,“现在宁波去上海很方便,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,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”陶宝荣感慨道,“国家发展真快,作为新中国同龄人,觉得非常自豪。生活在这个时代,真的很幸运、很幸福!”

“初心不负七十载,匠心筑家共白头”

浙江交工8对新人工地举办集体婚礼



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9月28日,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浙江交工)在富阳PPP项目部为该公司的8对新人举行了以“初心不负七十载,匠心筑家共白头”为主题的集体婚礼。这是浙江交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。

据了解,参加本次集体婚礼的8对新人中,有3对夫妻都在浙江交工工作,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感人。

王帅和白茹梦就是8

对新人中的其中一对,他们相识于美丽的青藏高原。2011年5月1日,男孩因工作需要来到青藏高原上的一个项目部。从此,他们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以同事关系互相关心、互帮互助。

2012年初,女孩因工作原因调到别的城市工作。2015年9月,王帅和白茹梦因工作调动再次相遇,重逢是那么亲切自然,男孩选择继续在女孩身边默默陪伴。直到2016年10月16日,两人正式牵手。今年,他们俩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。“在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喜结良缘,我觉得特别有意义。”王帅说。

浙江交工地下工程分公司党委书记张伟东表示,集体婚礼一直是浙江交工企业文化的传统活动之一,已经举办多年,是建设交工企业文化,做好职工“娘家人”、事业“领路人”、生活“陪伴人”的重要载体。在营造“一家人、一盘棋、一条心”的家文化氛围,活跃员工文化生活,完善企业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金秋时节,丹桂飘香。近日,省交通集团杭海城际铁路项目(简称杭海城际)在海宁西高铁站,开展了“爱我祖国 奋进杭海”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歌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主题活动。

在杭海城际海宁西高铁站铁轨之上、机车之前,杭海城际筑路人动情歌唱,用歌声向祖国母亲告白,全体党员还重温了入党誓词。

海宁市工人文化宫的艺术家们不辞辛劳,送艺术下基层,送歌声到杭海,慰问项目一线工作者。

在海宁西高铁站广场上,一面巨大的国旗从空中划过,杭海城际铁军排成数字“70”,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。

杭海城际等各单位约32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。

记者羊荣江 摄